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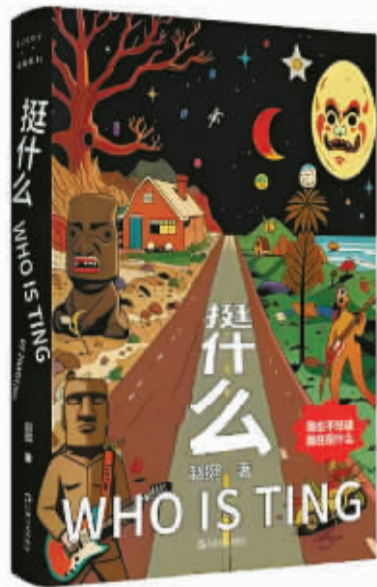
幽默语境里的自我解构

——读赵挺小说集《挺什么》

□张存

青年作家赵挺，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，受到读者的喜爱。我在年前预订了一本他新出的小说集《挺什么》，春风送暖的时候，书到了案头。满心欢喜。

无厘头的彩色涂鸦作为封面，很别致。黑色的苍穹、月亮、星星、太阳、树木、乐手、雕像、木屋等组合，构成了梦幻般的画面，使人联想翩翩，新奇不已。顾城《一代人》中有诗句：“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读完，感觉赵挺的小说，便是用反讽幽默的创作手法，将生活中的荒谬、虚无、无逻辑等尽情地予以解剖呈现。



书市扫描



《我的学生时代》

作者：肖复兴

出版社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5年3月

本书记录了肖复兴从童年到青春学生时代经历的回顾、怀旧与思考。以个人经历为依托，从日常琐事出发，娓娓道来，展现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感知力。鲜活的片段记述了亲情的热流、友情的纯粹与青涩的情愫，也反映了成长中的烦恼与遗憾，阵痛与迷茫，同时映射出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

《小岛旧时光》

作者：虞燕

出版社：河海大学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5年3月

《小岛旧时光》是作者以浙江东部岛屿为背景创作的散文集，通过长期的生活体验与广泛阅读，记录了海岛生活的独特风貌。全书分为“似水流年”“山河故人”“往事如昨”三个部分，描绘了海岛人民淳朴、勤劳、坚韧的精神面貌，展现了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和海洋文化的脉络。书中怀旧与纪实相结合，使海岛生活跨越时空界限，触动心灵，带来深刻的情感共鸣。



《我亲历的新中国第一》

作者：孟扬

出版社：人民日报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5年3月

本书收集了50个“新中国第一”亲历者的故事，一个个“第一”的出现，意味着一次又一次奇迹的创造。记录时代足迹讲述中国故事，对于我们而言，是一种责任，更是一种荣耀。这本书，表达着我们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情，表达着我们对新中国建设者的深深敬意。

励开刚/文

赵挺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在挺什么。我要解构这个世界，包括我自己。小说写得接地气，读者仿佛身临其境，引起共鸣并带来思考。沈从文先生说，小说就要贴着人物走。这样写出来的人物才有灵魂。我觉得赵挺的小说做到了。

这本集子中的十篇作品，有着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反思，轻松诙谐的语境背后，是作者对生活的独特解读。“事实上，我虚幻人生中那么重要的安排总是被轻描淡写地瓦解得烟消云散。”当代人面对生存危机的无力感，在幽默中无处逃避。作者也在幽默语境中自我解构和救赎，从而向最好的自己挺进。泰戈尔说过：眼睛为她下着雨，心却为她打着伞，这就是爱情。在文字的世界里，赵挺也如泰戈尔的爱情般，写下自己喜欢的世界。这便是写作的真正乐趣，没有之一。

《热带刺客》是赵挺的一场疯狂的想象。(吴弦语)虚拟与现实，反讽与隐喻，反叛与孤独，现实如游戏一般荒诞，而游戏比现实更荒诞。在游戏与现实之间，赵挺完整地呈现了一代人分裂的两个世界，卑微的人生和低度的游戏精神。《赤地旅行》里，爱钱如命的小吃店老板、满嘴谎言的摩托车司机、行为怪异的太极团伙、凶神恶煞的房东……世相扭曲颠倒扑朔迷离，魔幻地对应在人鱼故事中，丑陋的、懒惰的、怪异的、优雅的、漂亮的、朴素的，鉴别“人鱼”即鉴别黑白善恶，既是对世界荒诞不经的讽喻，也是心灵在荒漠中的求生。《海啸馆》里，当“我”预感海啸将至并劝说身边人尽快撤离时，得到的却是集体漠视，令人叹息又无奈。

印象中，赵挺似乎颇为内

敛，与鲜活灵动的文字判若两人。他在初中就喜欢写作，得到李建树老师的指点和呵护，后在《文学港》杂志社服务多年。再后来，他成了自由职业者。王国维提倡的“独立之思想，自由之精神”，他也在努力求索，寻找突破口。

外婆系列使他如鱼得水，得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。这些创作的灵感，也来源于琐碎生活的积累，以及对自由和冒险的追求。斯蒂芬·金说过：写作是把你自己放到你创造的世界里，然后看看那个世界会发生的事。赵挺的作品里，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写的，有很强的现场感和代入感，使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他的叙事中去，这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文本气质。

“海鲜面的百年流传秘方就是，上一位没吃完，整合一下，下一位接着吃。”(《赤地旅行》)“我说，小丽在哪里。老枪说，在我心里。我说，就是在别人的怀里。”(《荒芜太平洋》)“在我研究的地区里，唯一实地去过的地方是离我们这里三十公里远的南宋摩崖石刻群，我花了一百五十块钱在那里看了大半天，对旁边大爷卖的茶叶蛋留下了深刻印象。”(《复活节岛计划》)“我挺喜欢王小波、加修、塞林格，也挺喜欢炸鸡腿、麻辣烫、热咖啡。我只想赚点钱，以此舒服地度过每一个管他是阴郁还是灿烂的下午。”(《上海动物园》)……在摘录这些如讲相声般的文字时，常常忍俊不禁。孤独的时候，就和自己对话，生活也会是五彩斑斓的。我在心里说，阿挺阿挺，焖咚勿响，嘭动一枪。不管你在挺什么，都老灵光(很好的意思)。书，大麦(卖的谐音)，这是他最想听到的。稻谷低垂，

就是成熟的季节，生活的乐趣和惊喜也如约降临。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。

《上海动物园》作为这本书的压轴，我曾在《收获》上读到过。为他丰富的想象力击节欢欣。里面既没有“上海”也没有“动物”，有的是一个灰色、黯淡、无聊的世界。如同现实版的寓言故事，透视着当下年轻人的迷失感。年轻人的路到底该怎么走？这个话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。我们也在思索中成长。当然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赵挺以无力的方式来阐述，给人窒息感的同时，又分明使内心的浮躁和焦虑，变得清朗起来。罗曼·罗兰说过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这是作品带给读者的意义。

赵挺是很喜欢旅行的，他不是旅行，就是在去旅行的路上。旅行中的见闻，成了他的素材，移花接木到小说里，他的文字也就有了公路小说的味道。“天气越来越舒服了，我们就尽量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。”于是，就有了这本叫《挺什么》的小说集。虽然有时也会被他如莫奈式的表述，搞得抓耳挠腮不知所云，好在峰回路转，又会绕到原来的轨道。

老枪、贝壳、冠明哥、小丽等人物的名字，在他多部作品里出现过，可能是懒，图其方便，但我却认为，他是怀旧的人、纯粹的人、善良的人。他喜欢1986版的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，也喜欢那时候拍的电视剧《聊斋》。他就这样一路打怪，一路诙谐，一路和光同尘。光怪陆离的文字里，蕴藏着暖意。冰化之后是什么？我想，便是如今这明媚妖艳的春天。

三江月 / 读书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
2025年4月5日 星期六
美编周斌